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

Matthew Engelk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304 pp.

施崇宇 西北大學人類學系

作為《基督教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此一叢書的第二冊，Matthew Engelke 所著的*A Problem of Presence*在許多方面上都呼應著前鋒 Webb Keane 在第一冊 *Christian Moderns*(2007)中所提出的理論提議。我們可以看出，目前正有一群研究基督教的西方人類學家企圖借用當代語言人類學在研究語言時所開創的理論建樹與成果，要在宗教人類學的領域中創造出一條新的論述可能。Engelke 在本書幾乎完全地接受了 Keane 的建議，要由土著對符號的物質性論述來著手，來分析基督教儀式體制與傳播方式。但與後者相較，Engelke 則利用一個逃避聖經的非洲教會提供了一個很詳細的民族誌描述。這似乎可彌補先前 Keane 在民族誌資料方面不足的缺憾。但是這個優點也暴露出了這個看似複雜的論述背後，存在著一個簡單卻可疑的假設，也就是把語言物質性等同於符號的外顯形式。我認為這個假設的問題源自於他們並未再細分不同層次的符號意識形態。本書評希望在介紹Engelke這本著作與其貢獻的同時，也能點出這個取向目前可能正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希望能藉此激發出更多關於這個新領域的研究與討論。

本書所探討的案例是在辛巴威(Zimbabwe)境內一群自稱為「週五使徒」(the Friday apostolics)的基督徒，他們把聖經當作沒有靈氣的俗物，宣稱他們完全不靠聖經所建立的信仰比較鮮活直接 。為了與其它個案並列比較，Engelke 在導論處簡潔地回顧了西方基督教的演變史，指出基督徒即使一定要用物來流通聖界的好消息及再現聖潔的缺席式現身(absent presence)，他們卻經常支支吾吾地反覆區分什麼物是非物質而屬靈的，什麼物是俗氣而屬世的。作者主張，這場沒完沒了的鬥爭是一個對現身問題的關注，是人用本身的當下存在與神的缺席式現身兩者之間的相對關係，來測量理解我群與他群的差異。

接著作者轉向語言或符號物質性這個概念來求助，因為神靈的現身總是要由符號物的物質存在來指定標示或刺激生成。要召喚上帝的出現或證明祂的存在，幾乎一定要靠喋喋不休的講道或念念有詞的祝禱，所以儀式中的演說、文本、甚至噪音的製造可看成一種物質的生產與再生產，此過程也需要一種特殊的符號意識形態來決定該如何在某語境中生產或詮釋它們。此時作者引入Keane的建議，把口語與書寫這兩種符號的表面形式，看為土著理解現身差異的物質關鍵。

本書在導論之後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討該教會信徒對聖經的態度或價值觀的歷史形成，也就是對書寫媒介物的意識形態。第一章討論辛巴威幾個主要教派對經書的神學論述，凸顯出在殖民時期遺留下來並進而衍生出的對書面經文的種種看法，是環繞在經書的物質現身與上帝延遲式現身之間的關係。這與接下來的內容產生了明顯的對比，因為作者在第二章開始把焦點放在「週五使徒」教會的創辦者Johane Masowe的傳記。作者認為Masowe在1930年代之間開始了對書面媒介的懷疑，抨擊它的物質存在並不能保證上帝的延遲式現身，一個新的異類教會因而出現，說著新的故事，要大家不要再看著聖經等待上帝，因為上帝可以透過先知之口就來到眼前。第三章敘述Masowe之後到目前這段時間內該教派論述的發展，尤其是天賦異稟的先知們如何競相拓展Masowe的好消息。簡言之，這幾章所介紹的是這個教會面對口語與書寫兩種媒介的土著論述，作者在這裡又把它稱之為符號的意識形態。這些信徒們把從口發出的可聽物質當作屬靈的媒介物，可把遠在天邊的神明帶到眼前，而文字的可視性就無此能耐；先知口傳的道直接源自聖靈，完全無須引用聖經，聖經的媒介反而阻礙了聯繫著人神的道路或延長了它的距離。

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包含了重要的民族誌描述，也充分顯現Engelke是一個優秀的田野工作者與書寫者；由於我們可藉此豐富的資料來檢視導論中的理論是否正確，我將扼要地介紹其中部分民族誌事實。第四章深入描繪了教會中的三個信徒，所扮演的角色分別是維持秩序的長老，接受長老教誨但自覺不夠虔誠而落跑的男信徒，以及較不受規矩束縛的年輕女信徒；他們與律法（mutemo）的互動方式各有不同。長老扮演焦慮的律法捍衛者，有前途的男信徒不斷地受律法審判，而邊陲的女信徒則伺機反叛。此外，作者也屢次提到他們與聖經或文字其實一直有接觸，他們並非拒絕書寫，而是認為聖經文本只是口頭文

本的紀錄謄本，所以在複製生產的時間順位上必須在後。第五章所描述的是先知的佈道表演。其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在於先知會穿插幾句不知真假的古希伯來話，讓此說話事件的時空順序接近耶穌在世之時並早於書面文本的出現。此外作者還特別描寫了一個說話接力現象，也就是教會安排徵召了一群有特殊資質的人來作所謂的「人肉擴音器」以產生回音鏈，長老也傾向驅散信徒去聆聽譯官的複述而非緊繞著先知直接收聽。第六章討論儀式中的歌唱，最特別的是信眾會在先知佈道時忽然靈光乍現起立歌唱，但所唱的歌詞需在某個程度上引用指涉著先知剛說的話，否則會被制止。由此可見，信徒們也被鼓勵獻聲參與並經驗這條傳遞聖諭的論述鏈。第七章介紹的主題是該教會的治療儀式以及它如何處理物質性問題。具有療效的物是毫不起眼且隨處可得的小石頭與水，作者認為它們不具靈力也不具意義，而只是可以在一個下令（prescriptive）模式中傳遞指令的中性媒介物，在附上神的話之後，它們只對收到特定指示的人有效。作者詮釋這些事實時把重點放在該教會信徒區分物質與非物質的方式。在結論處，作者嘗試整合各章中的詮釋，再用物質性來解釋此教會論述的神學特色；所謂鮮活直接的現身，就是上帝的出現是靠較不具物質性的物所媒介，至於這個可比較程度差異的物質性則是靠符號意識形態決定。

總括地說，作者在這裡所找出的並不是信徒們運用語言符號物質的方式，而只是他們如何去詮釋符號產物所產生的效果，也就是翻譯當地人所詮釋出的一種特殊的民族物質論。事實上語言人類學家在談語言意識形態通常會區分生產使用符號所需的意識形態，與合理化符號存在與其效果的意識形態；前者是在不自覺的層次上運作而難以言說，但後者則出現於企圖合理化的後設論述中。此二者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但並不一致。我們在導論中看到作者原本關心的是神的缺席現身與符號物質的綿延再生產，邏輯上這裡需要找出的符號意識形態應是與符號生產有關的第一種，才能討論物的已出現、正出現與未出現；如果物與物之間有一個生成轉換的因果關係，它們的關鍵差異必須是時間而非外顯形式，此意識形態也必須是一個時間的意識形態。但在本書之前，這一研究取向已經把符號意識形態定位在第二種，所以作者的論述不免受到影響與限制而產生了落差。

不過作者在第二部分所提供的種種民族誌細節，卻不經意地要我們立即正視這個問題，因為把符號意識形態的定義放在符號物的外在形式，已經無法解

釋作者真正要強調並展示出來的民族誌資料。例如第四章在描寫該教會的律法觀時，長老對秩序或順序的高度要求反映了他們在貶低書寫銘刻並拋棄條文假象的情況下，把律法的本體還原為一條命令鏈，而不同信徒在這鏈上的位置角色也有差異。其次，信徒實際面對書寫時的態度，以及第五章所提的穿插在佈道聲中的古希伯來話語，都暗示著真正在運作的符號意識形態是一個時間的意識形態。書面形式並不是問題，這群信徒所斤斤計較的是話語發生鏈中的時間順序。換句話說，排擠聖經的意義在於保證虛擬時間中有三個順序無誤的說話事件；聖靈先出聲，然後人複誦著聖靈之言，最後書本再複製人語。對於信徒們而言，此鏈條的順序千萬不可錯亂，他們才能在儀式中又說又唱地實現著上帝的前提式現身；如果他們把聖經擺在他們說話之前，不斷地去詮釋聖經以尋覓只可漸漸顯明的終極真理，那麼上帝的現身就會無限延遲。因為口語與書寫這兩種物質媒介方式可以有先、有後地擺在同一條物質生成鏈中，所以它們在時間秩序中有一個前與後的絕對差異，至於其表面上的物質程度差異只不過是人對此現象的詮釋。同樣地，在第五章與第六章之中，作者又呈現出一條人聲生人聲的儀式話語鏈，這裡生產話語所需的語言物質性也無法僅憑「口語－書寫」的表面對立來解釋。而這個透過民族誌而加深的裂痕，反而成為本書對人類學知識的發展累積所做的最大貢獻，因為作者雖然並未直接對前人的理論做出批評，但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用民族誌突顯出一條先前忽略的論述鏈，並暗示論述鏈的時間秩序可能與社會秩序之間存在著一個肖似關係；而這可以及時提醒我們此一取向在繼續發展時還需進行什麼樣的修正。對於研究現代宗教與宗教語言表演的研究者，以及對口語與書寫兩者之間關係的理論有興趣的人類學家或社會語言學家，本書所提供的民族誌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因此非常值得一讀。